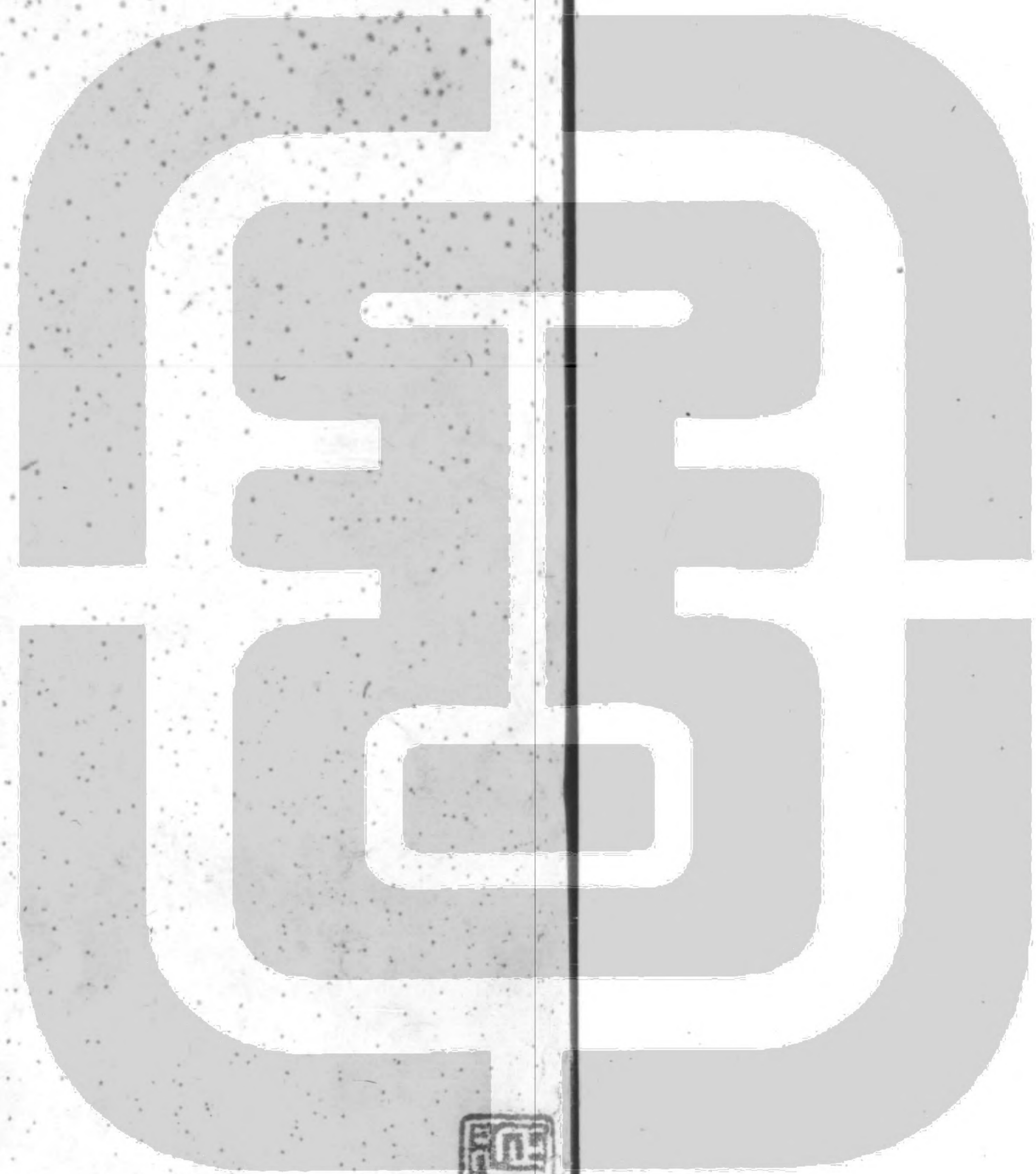


唐策



重刊唐策序



舊刊有唐策行於世不知為何人所集予得而讀之字漫滅兼病魯魚亥豕然此集實有資於

學識恐嗜觀如予者寧
不同是病乎竊嘗考證
補其遺漏正其謬誤命
工重鋟梓以傳夫集中
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

畧其體各殊而摠名曰
策者蓋策者謀也諸子
所製雖純駁不同誠偽
異致要之皆為國家畫
奇吐良之遠謀也學者

熟讀而善擇焉則處大
事決大疑立大議藉助
於是也大矣刻成因序
首簡以識歲月云

正德十有四年歲在己

卯春二月新安汪燦書
千晴雲精舍

重刊唐策序

舊刊有唐策行於世不知集於誰氏一日黃司空蕨山先生出以眎燦曰子讀之乎燦曰未也先生曰是集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畧其體雖殊要之皆為國

家畫竒吐良之遠謀可讀也然
其製之純駁則在善擇耳燦唯
唯即歸而讀之歎曰集者其有
心哉有味哉先生惠我多矣先
生聞之喜復命以授其子華華
亦有得新其梓以授天下燦遂

以是為之序云

正德十有二年歲在丁丑二月
新安晴雲生汪燦書

增注唐策目錄

卷之一

策

裴均賢良策

休兵息民

法令輕至

求賢審官

柔遠安邊

盛王訓事而下

聖人酌天道而行

周漢唐刑錯之風

法令教化

選舉在乎至公 賈誼嚴尤晁錯文固之策

平西戎有二患

牛僧孺賢良策

求賢咨諫 中代已还欲治未能 務農崇儒序賢
井田限田之制 取人命官 由功而兴治乱

窮神于天人之際 天下之治在君 上奢靡則侈物貴
上踈賢則巧諛進 上不以義則義者何由而進

萬乘之心形天下 數者之弊原于法令不行詔令不信
受田方今之急弊 縣版籍以禁游墮

守業者固則均田寓其間 仲尼取士之科
取士命官察其才行 德行吏治別為二科

脩人事以序天道 壽群生仁而性
婚礼侈靡

持盈定傾之難

元稹賢良策

思賢求以濟治 常世數者之弊 主父偃分王子弟

管仲内内政 元帝優游 光武責課

古者以言試納 漢唐策士不得用言之實

天子以策濟人 高祖太宗撥乱致治

明皇始治終乱 將兵礼樂必先息兵

不農而食 漢元尚儒光武課吏

唐堯植舜禹而種皐陶 通經文字之科

迁次進拔之用 礼部以兩科求士 吏部設三式任人

戴白話開元之政

卷之二

不策

白居易賢良策

文帝明聖賈誼忠諫

聖王思至治求至言

太宗神武之姿

正觀開元之禮樂

疲病因緣

安黎元先省征徭

齊行寓令漢周推恩

王道東樞扼要

舜先有為而後元為

唐虞垂衣治天下

君得君道臣得臣道

思賢能以濟治

聖王制欲於未萌

保邦於未危

劉蕡賢良策

哲王厚下以立本

京師誥夏之本

大孝明教之原

夷吾輕重之權

元凱考課何先

叔子克平何務

詔幸直言極諫

非大德之中庸

請言存亡之變

元者氣之始

王者始終法天

宜先慮者四

人君躰元居正

官闈之將變

社稷之將危

天下之將傾

海內之將亂

御便殿詔賢相

堯舜任九官天下治

百姓性不可不知

主明之憂在旦夕

近忠賢用正直

欲人之化先修己

君以知人為明

欲氣之和在導性

貴有血人之心

願廣三時之務

願嚴考課定選序

因井田而制軍賦

古者兵農一致

太宗修節大制

復成周之制

國家貴祿賤能

刺史理亂之本

彫鏤不畜私室

号令理國之具

陶鈞之道在擇相

保定之功在擇將

卷之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

周過其數

周鑒夏殷之長久

秦弃先王之道

建万国親諸侯

虚心受納直言

擢明經於青紫

四道邁往初

徐彥伯樞密論

言語君子之樞機

言者德之柄

唐哲之言猶天地

德音滿天下

盧藏用析帶論

圣人法象天地

國之將興聽於人

高宗修德亦天象

礼者士之所歸

修人事

劉禹錫學校論

直觀李舍千二百區

元帝議罷郡國廟

議罷州縣春秋祭

可復正觀之風

議

元結時議

議往年逆賊狼扈 議奉天子拒山逆 議圖太平

杜佑省官議

省官誠救弊之切 欲致治者先正名 任事當中調

書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不傳士本

鄭衛淫声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

素皇逆天害人 天下不可以力勝 五不可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

周太子有穢德

隋太子驕肆

龍樓望苑之侈

卷之四

常承慶諫太子書

太子國之本 大人非食死以全生 明君為天下憂

臣竭忠子不孝 有少陽之位

陳子昂諫龍衣吐蕃書

東漢亂始諸羌 吐蕃不可幸襲 屬佐進奉之類

除道待賦之驗 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

姦臣以羌為資 蜀士不知兵 務德不務刑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安天下先正本 安天下道曠一失 公主死男賊二失

繼衣游食三失 倡優授官四失 為人擇官五失

閹豎耗府歲矣 外戚不助養七失 州縣不選進八失

政出多門九失 非才食祿十失

李嶠答時書

建官不可濫 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崇作寺觀 十道訪察 太子正天下定

主信臣忠魏之寶 省玩好以訓天下 賢智有所師

宋務光大水上書

聞過與拒諫亂 天人相與之際 王者郊禮天地

備禦存乎人 霖雨閉坊門 更化以身先

擇賢能建儲副 遠佞人親有德

韓琬論政書

國安危在於政 正觀永徵雜皇道 仁義百行之本

聖人防未然 量能授官

柳澤言事書

睿宗神聖勇智 請東宮置拾遺補闕

去寵愛之大甚

孔璋救李邕書

明主舉能拾過 願代邕死 劇孟敵七國之衆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

大孝與天同極 元帝議罷郡國廟

大農有雅酷之弊 孝在承天地 夏禹卑宮室

武帝窮末士

元稹論輔道守太子書

三代之君仁且久 成王所近聖賢 秦黜師保之位

選道德者十八人 正觀師傅皆宰輔

卷之五

疏

馬周上疏

言大安宮卑小 諫幸九成宮 諫蕃國襲封嗣踐

聖化以孝為本 皇帝必親祠事 名器不可假人

馬周又疏

世數長短由德厚薄 儉於身恩加人 今徭役相均

堯禹文景節儉 武帝奢侈 今服飾靡麗

前代之所由長 正觀米貴而人謗譏

毋彊飲以資寇 儉以息人 動人以行不以言

寵遇諸王之恩過厚 帝子儉賜无極

在刺史得人 守令選賢德

魏證陳時政得失

刑賞之本在懲勸 今刑賞由喜怒 州犂上下其手

張湯輕重其心

以供悵罰人

靜則安動則亂

守之易得之難

諫作飛山宮

隋恃富強不虞後患

安父卑官德之上

仍其舊為次

甘心侈靡為下

陳事疏

德禮誠信

待下未尺誠信

同心為明告許為公

毀譽在小人督責加君子

君子不无小惡

小人時有小善

管仲對威公言伯

穆伯不用間倫下鼓

待臣下以德信禮義

十漸疏

十漸不終

市駿馬訪惟珍

畏民而具役

縱欲勞人

泥小人疏君子

上奢靡廣力役

讒佞得幸守道疏間

田獵畢弋

奏事顏色不接長傲縱欲無事具兵

民疲於役

災異之戒

魏證十思九德疏

本固木長源浚流遠

殷憂道著夏感德寒

十思

九德

不言而紀

卷之六

魏玄同選舉疏

取捨清紊 周官不專六職 漢任六牧守

魏晉始歸吏部 在官不可无孝 用人如用財

不擇舉者責所舉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

一取士多且濫 二取而人多而官少 三勸獎之道未周

四舉秀才 五用人久其職 六无專責曹吏

陳子昂勸興明堂大學子疏

元氣王政之大端 先王以人通天 唐虞桀紂和之得失

文武誠信幽厲乱常煬帝宗廟為墟

明堂和元氣睦人倫 建明堂與天下更始 不數替見太平

大孝政教之地

薛登選舉疏

取士先敦朴後雕 漢求士觀其行 魏晉梁陳隋取士

率士皆稱覓幸 賞罰行則賢不隱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子產為政累年成吏不久不究力 明主有勤天下之志

為吏長子孫 刺史未四考不得迁 官不備惟其人

官多不釐務 才堪牧宰上佐並以迁授

內外有徇貨授賞之心以辨論廢不賜收苗

常嗣立諫營寺建官疏

營寺累年不絕 願息重困 官得其人天下治

取人未試而迂 刺史縣吏治人之首

願有司精加汰擇

辛替日不論濫爵營寺疏

古之建官不必備 愛女取三怨 君以人為本

損人害教非佛心 夏商周有道之長 緩所急之所緩

致人毀道 一寺當一宮壯麗

辛替日不論科封營觀疏

太宗得至治之軌 中宗忽先帝之化 法太宗則安

法中宗則危 營寺視費百餘方 停觀以須豈年

卷之七

吳兢勸諫疏

封事謗木比 人主開言地為諫詩 士以讜言為戒

帝王莫盛於納諫 忠諫有益 煬帝諱亡增諫

太宗好說至事

張庭珪大旱疏

陰陽怒候九歲夫稔 願察禍福之門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漢不示東平征戰書 西戎不可貽經典

公主當用夷禮 請去春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殺教婦天旱 刺史積資而得 眩庶國家之本

國家賴智能以治 欲治之本重守令

太宗又言選士疏

不正其本設巧於末 法弊於不變 一詩一判重是非

用人不可不第高下

柳澤言後斜封官疏

神龍網紀大壞 斜封官皆僕妾私謁

姚宋為相邪不如正 輕用名器

獨孤及陳政疏

召問集賢殿 充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敵替建太平之階 師興十年不息 宜反躬罪已

減兵以贍國用

陸贄請整羣賦稅弊疏

一曰賦役之法 二曰播殖以不成 三曰廉使奉正之能

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負害所養 吾所儲唯代相養

六曰古者一夫百畝

杜佑討論吐蕃疏

圣主不疲內事外 馮奉世斬莎車王 灵佺步斬突厥

元積諫諍疏

治乱之始有萌象

治之萌象

乱之萌象

太宗厚賜勉諫

進計者歲无二人

條上十事

卷之八

表

房元齡諫伐高麗表

臣上古所不臣

知進退存亡

以人命為重

許高麗自新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侯武帝朝

帝王歷數應五行

三聖重光布德

則天封建武家子姪

唐宗恩德之盛

皇明反正而諸侯封建依舊

韓愈佛骨表

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國

中國有佛尚矣

古者君民壽考而中國未有佛法事佛求福逐更得禍

迎佛骨實命小民做効事佛

韓愈潮州謝表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守令奉承詔條

為文論述功德

憲宗掃除藩鎮

狀

陸贄關中事宜狀

王君四衣之本

畜威昭德

居重馭輕

主畿四方之本

府兵得居重馭輕之意

乾元失居重馭輕之權

閔中太原四軍

兵戰不敢輕用立國安危在勢任事否在人

閔中王業根本棄重取輕

陸贄論馭廷幸之由狀

閔里不寧

郡邑不寧

閔畿不寧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

天命在人

得道則兵

新聖化以承天休

卷之九

陸贄請對君宰相論事狀

帝王莫盛於堯

毋以小虞妨大道

王者賴人誠自固

民至愚而神

及已而後及人

誠信不可斯須去

成湯改過宣王補闕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

從諫帝王之大烈

不宜梗進言之路

恒情所輕至人所重

九弊不去

知人堯舜所病

治天下務得人心

陸贄論尊號狀

皇帝德合天地

尊人理物謂天子

秦兼皇与帝

入主輕重不在名

一率而二美從

陸贄論赦書條狀

禍亂之暴

收群心在赦令

改筆科條

攻過行善為難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聖人遠制而尚廉

天子與天同方

瓊林大盈古元傳

珍貢私別庫

公共人樂從

出二庫貨賄賜有功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當今所病在爵軛

立國惟義與權

實利虛名

獻瓜果得厚賜

陸贄論賜渾瑊詔書取散失內人等狀

當今所務不可移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國朝之制

開元格令

桓公問害霸

輔相多出臺省等官

武后知人之明

以精失上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議者忽所易畧所長勢有難易事有先後

戎狄之長

中國之長

有六失

罷防秋者析而之三

連文武大臣為元帥

奏

陳子昂奏八科

一措刑

三官人

三知賢

四去疑

五招諫

六勸賞

六勸官

七息兵

八安宗子

對

陳子昂對三事

九道出使不見其益 光舜不下席而化 刺史縣令政之首

天下有危機

諫

朱敬則羅織獄諫

李斯相秦 不知變之禍

陸賈叔孫通事漢

知變之苦

仁義聖人之遺廬

下令使天下更始

薛登諫絕四夷

三王是漢魏非

八侍被獎遇

匈奴无窺中國心

禁絕侍子

卷之十

言

高郢復上言

聖人不為可名不為有功

杜牧罪言

上策莫如自治

中策莫如取魏

下策為狼戰

封事

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

文武二柄其道一

何世不生才

漢文不知尚廣之賢

兵為王者大事

將以智為本

將帥不在家世

賞罰軍國之紀綱

許民間畜馬

略

李翱條復太平大略

赦夏侯澄等不誅

蠲賦十萬

不受女樂

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等六事

箴

張蘊古寶箴

至公无私親

夏王一饋十起

周文小心

如衡石如水鏡

窮神尽性

李義府承華箴

固本家慶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

隋不聞過夫天下

左右史書言動

卻獻

罷散樂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高馮上五事

擇八座温厚脩潔者

諫管絃

欽定四庫全書

增官稟賜

高祖王五事

高祖王五事

高祖王五事

高祖王五事

增注唐策目錄卷終

增注唐策

增注唐策卷之一

策

裴均賢良策

字弘宗德宗貞元制舉賢良均為第一

皇帝若曰朕獲承天序欽若明訓嚴恭夤畏

十有六年而大化未流大撲未復五刑未措

崇曰書舜典五刑有服孔也五教未敷崇曰敬安國注墨劓剕官大辟也

在寬注布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同上是用申詔羣公卿

士詳延謹議子大夫發所蘊畜宜悉心以對

昔先王之經國也修我備戒不虞崇曰易萃卦君子除

戎器以崇曰左宣十戒不虞故靖亂以師止戈為武二年楚子
夫文止用輔文教崇曰前刑法志威臻乎治
戈為武安當今方夏甫寧甲兵僅戢朕深念黎庶久
從征役尚多軍旅之勤未復農桑之務思與
休息致于康寧俾安其居咸樂其業敦本以
足食厚生以豐財明禮義之節興廉讓之道
廣忠利之教銷征伐之源使王澤洽乎人心
和風暢於四海內備本末當舉而行至若執
禁御人在申法令因時而用損益不同國家
所定科條皆參古制著為常憲頗積歲年或

輕重之宜於今乖當或宥贖之典循舊難行
思酌其中佇聞公革致治成俗必由於教求
賢審官務得其實今春鄉選士未抑浮華吏
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履或濫甄文
頗行雅頌猶闕將何以革選用之法明道德
之宗陳詩而辯其風考言而知其行必敷旨
要用正源流柔遠之道安邊之略歷代以來
議者非一賈生五餌以何為得崇曰本贖誼
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賈誼新書謂愛人之狀
好人之性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
實已誠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懷其口賜之樂婦人以懷其耳賜之高堂
幸之相娛樂此五節也嚴尤三策以何為
上詳班固詳而未及推其至當周得策秦
得其日中漢策秦魏長城中以綏四謂中策
以故曰女嫁單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鑠
守邊境塞勸農力陳當世急務二事陛下幸
守塞二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
者復復為一城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人及
免徙復作今居之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告
賜高爵復其家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
而心畏胡者充國之議靖邊舉明其要崇日
擊先零羗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故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因田致穀一

成老虞相畔之勸二也居民不失震業三也
五也間暇伐材繕治郵亭六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徑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警
亡大小开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隍中道極
可至解水以制西域十一也大費既省彩後
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施於事實當擇可從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
或不師於古弛張之道咸著于篇無隱所誠
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謙而上行
崇和暢謙則天之經故雖盛王必詢事於下法
地之義故雖狂夫必進言于上伏惟陛下統馭

盛壽
事而下

聖人酌
天道而行

萬國十有六年炤之榮光幽昧无不明昭而昌
以和氣擴驚无不懷演波未收物性常遂猶慮
國事多缺皇猷未熙降綸旨以懲賢肅宸嚴而
問政周易乾乾之義臣何敢知孫細曠鞫鞫臣
之經術不足以討論臣之智能不足以圖議安
可以識陛下之高問而奉承之聲其微淺昧死
而對制策曰朕獲承天序宜悉心以對臣聞君
子所貴乎道者貴其不已崇曰聖人酌天道
天道馳輒對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聖人酌天道
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中道而易廢則无成功夫

為數始於一二其不已也萬物之多可以計焉
夫為度始於分寸其不已也八表之廣可以揆
焉故含垢著誠有時而化貴德賤財有時而朴
以明慎用獄有時而措刑以孝慈訓人有時而
知教行之不至而又行之則無不至矣伏惟陛
下建中之風凌邁古始肅若秋令照如春陽邦
君諸侯率回心而向道公卿大夫咸克已而復
禮是皆成康文景所不能也伏願陛下執之如
始又不能禁禁之道不在於彼在於此此先
王所以臨之以敬使之以和懼其未也故選建

周漢唐
刑錯之
風

明德以為師長人於是乎何使也而不為姦兇
不為姦兇則不用刑法是以成康之際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時曰武帝策仲舒制國釀空賦其
此之謂乎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
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仁風
和氣何往不化化治政成即人人無不歸心無
不稟令故漢文決獄纔及四百崇曰前刑法志
耐至於斷獄四太宗斷刑不滿三十崇曰唐紀
百有刑錯之風天下斷死罪仁之至也詩曰人之質矣日用飲
食際詒天言治定而無為也然則今法令立貞

法令教
化

觀之法令也其間損益曾無幾乎事在昔設之
而茲改今用之而姦生將俗為風醜未臻於不
變豈或公或革未得其中道者也然臣所恠者
刑部大理共執繁文御史臺實持常憲以肅僚
吏以齊蒸庶蒸庶已上皆自避其法令貴其苟
免莫見承其教化至於知耻臣小人也所聞所
覩亦惟法司憲府而已未識教化之所由也惟
隳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贖之等差
輕重之宜適事更八聖義冠千古臣之敢議其
公革者乎如或議公革贖聰明者是皆狂生瞽

說欲示陛下已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以求進也伏惟陛下勿庸之事則不備禮樂不承教化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墻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者爾制策曰春卿選士未抑浮華吏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履或濫藝文頗行雅頌備闕將何革選舉之法明道德之宗者臣聞五帝三王之光宅天下保人黔首俾八表之俗並稟於淳和萬姓之生畢臻於仁壽非耳目之所能視聽非手足之所能挈提蓋率衆賢而共致之

廷舉在
乎至公

也然則選賢之術自古爲難大抵使鈞黨不興僭濫不作人知其舉賢者必賞蔽賢者必罰則人汲汲於求賢矣人知其爲善者必進爲不善者必退則人孜孜於行善矣如是立教化之源豈選舉之道而已今陛下以禮部所貢本於文字而行業不彰矣吏部所集繼於資序而俊乂不至矣然行之以久改之未可但願陛下精求主者委以擇焉今窮經者必能通聖人之志輔明主之治然後選之策對者必能察百姓之安危陳一時之利害然後舉之則翫空言者無因

長吏考之於鄉黨采之於州縣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斯所謂以萬人之耳目達一人之聰明也
其在職者未經三載寓居者未及三年並不在
此選何則未究其作事之始終行已之情偽也
又所舉四科必以人廉孝悌為之質素然後旌
別甄能為之科第耳此炎漢選士之通方也如
是則庶乎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則事得其理事
得其理則人安其業人安其業則天下之務成
矣天下之心定矣務成則不擾心定則不爭不
擾不爭而太平不洽未之聞此道德之興雅頌

之作或由於斯制策曰賈生五餌以何為得嚴
尤三策以何為上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充
國之議靖邊舉明其要臣聞夷狄之為患久矣
故猾夏載於虞書崇曰書舜典蠻夷猾夏載於虞書鬼方播於
周雅崇曰蕩詩內夷于降及秦漢迄于聖朝攻
守之略是非之論雖動不變然卒歸兩科何者
中國積實下人康樂歲祀亭障未足為虞中國
困乏下人愁苦日獻琛寶未足為慶故春秋內
中國而外諸侯內諸侯而外夷狄非王者之法
不一乎天下言致理之道自近者始也賈誼五

餌俱未得也匈奴之心腹耳目雖則壞矣諸夏
之人財物力嗇誠耗矣此帝王偷安之計非持
久之道也嚴尤三策人以為一可采也侵逼則
驅而遠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戎之要
經靖邊之大略也晁錯之論欲塞上之人輕去
故鄉欲之新邑此誠大計可以遵行充國之議
欲令塞上之卒不煩國用不乏軍糧此實深思
謂之嘉畫臧曰以上並則陛下之及此問也豈
不以西戎未平乎若西戎者臣伏見陛下境土
之兵衆矣邊塞之將多矣但令有所統一無所

四平戎
有意

關遺則凱樂之期可依而望也然臣之慮以為
節制之臣不思大勳患失重任始焯焯也不齊
心以撲滅及赫赫焉即離心以顧望此一患也
又城池高濬矣器械精多矣卒有出攻入守之
便恐無芻蕘糗糧之積此二患也二患既除則
制遠之術盪蕩之方盡在於聖朝矣制策曰舊
章有非便於今時典或未脩於古弛張之道咸
著于篇臣伏惟皇家之舊章無不便於時者但
陛下未舉而行之矣陛下今典無不合於古者
但四方之臣未勤而守之矣臣願陛下行貞觀

之故事則至治必化嘉言必聞矣四方之臣守
陛下建中之明詔則制度有常風教不敗矣

牛僧孺賢良策

憲宗元和初

求賢咨諫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躬上聖之資御太
寧之時猶懼治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
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授多
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
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宗和化德窮
也盛經文緯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

中代已還求治未能

務聖宗
需序賢

源明目達聰用視聽之表宗和建明斯
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
乎自中代已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
效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
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
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
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非
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鑿豈無根源爰自近
歲仍敷大澤翻所墜沾濡必同滌瑕穢以導
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稅以厚農室喜

井田之制

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行孟邴輸勞者未又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材之歎未綴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崇曰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之名口有常數崇曰前食貨志武帝時

取人命

曰秦用商鞅之法推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土立錡之地漢與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今疆畛相接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井之路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行行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

由功而
其治也

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復勿井以備朕意
武策董曰科別其條勿復勿井

對曰臣聞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亂昔夏禹治
水土救滔天之災功成而憂勤德冠於三代此
由功而治也崇曰書舜典曰禹治洪水
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晉武帝躬儉
木决九川距四海濟吠滄距川
于初有平吳之勲功成而驕逆生於胡羯此
由功而亂也陳曰咸寧四年羊祜病求遣張華
就同籌策祐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
者將佑曰取只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
慮耳大康元年吳平吳領事游恩急於政事掖庭

窮神於
天人之際

將滿人常乘洋揮灑其所以引至便晏寢宮
基創化導民絕鍊綸之貢夫彫琢之飾幸修武
用思啓土疆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雖
登封之禮讓而不為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元
海可除卒令擾亂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末
今陛下御天下四年矣天威霆震封豕梟戮海
內服陛下之功矣然忠智仁勇者咸攘臂自奮
以觀治於陛下賜臣之策乃懼治之之不至動
之之不中下以警風波之虞上以思負荷之重
此誠大禹憂勤之同志也微臣敢不再拜而稱
萬歲至於贊文武之業通教化之原窮神於天
人之際達聰於視聽之表此微臣之志也制策

天下之
治在君
上之所
措

曰自中代以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
難章明莫不欲還淳朴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
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
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
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
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者臣聞風俗之厚薄天
下之侈儉雅正之進退法禁之弛張揔其根源
在君上之所措耳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
上而行於朝廷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
者臣聞中代已前卑宮室以教天下故天下穴

上奢靡
則侈物
貴

居而不羞菲食以教天下故天下菽食不怨
語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中代以降
乎鬼食卑宮室而盡力乎耕漁
則不然土木之工畫繪之巧雕墀鏤砌洞達於
千門之間珊瑚琳琅晶熒於百柱之內而掘土
畏不濬築臺畏不高苑囿畏不奢狗馬畏不足
教於人則曰還朴反古其復乎哉則曰遵儉
守約儉約其可行乎哉此所以澆風扇而侈物
貴者有由然乎臣又聞中代已前以不專之德
御臣下故佞邪退而忠直進夫不專之德豈造
次而已乎所謂堅甲勁兵不令專任詢諮應對

上疎賢
則巧諛
進

不令專權夕處朝遊不令專侍俾無專任則輕
重得以相臨俾無專權則輕重得以相制俾無
專侍則賢良得以相參此所以佞邪無所入忠
直無所退中代已降又有甚於此謂之宰輔不
見於涉旬謂之公卿不見於越月處之諫列不
見於經時目之侍臣不見於終歲若然者雖有
小人安知而遠之雖有壯士安知而近之此所
以巧諛無所退忠直無所進者有由然乎抑臣
又聞中代已前進廉耻而必用故不義者懼斥
非遠而必禁故抵冒者稀中代已降則不然寵

上不以
義則義
者何由
而進

諸侯之位未嘗因功故疆臣憎徂矣接百司之
情未嘗盡一政幸臣專命矣待工巧之徒或過於
縉紳故竒技爭先矣黜諫臣之官或因乎獻言
故忠賢盡黜矣若然者盡其不義矣義者何從
而進乎縱其為非矣非者何從而息乎此所以
廉隅不修而抵冒不息者有由然乎嗟乎六者
為政之本者也陛下循中古之上其化由乎前
循中古之下其化由乎後綜其源而正於繆者
唯聖人乎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
墜沾濡必同糝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

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
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
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久農者無以免艱
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
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其法未
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其政未光大豈不變
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
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聞丈夫之心可形
於一家千乘之心可形於一國萬乘之心可形
於天下又安有明天子在上而有難濟之道愈

萬乘之
心形天
下

失之事也臣意者法令未必行詔令未必信耳
臣請舉一者以明之臣伏見陛下三年之中兩
下赦命豈不有交易改殊之禁乎是欲同天下
之風也豈不有權酷停止之令乎是欲蘇天下
之人也豈不有雕墻峻宇之憂乎黃冠緇衣之
慮乎是欲抑浮墮之人省無端之費也今者自
晉而東厥錢用青金自河而北厥錢用黑金是
殊異之禁不行矣涉淮而南浮浙而西復權筦
幹厚利是恤人之令不行矣舉京師之坊近百
數坊有寺僧土木之工無已丹雘之飾不息有

教者之
弊原於
法令不
行詔令
不信

司准制條格一無可觀徒使髡髮賊夫腹非于
我是省費止姦之令不行矣夫同異之禁不行
則陛下之令出于彼而止于此雖謂日敷大澤
改行者焉得而聞乎恤人之令不行則陛下之
恩布於此而止於彼雖謂省徭役臣不知徭役
之必省乎雖謂蠲田租臣不知田租之必復乎
則勞者未又農者未厚又其宜矣省費止姦之
令不行則陛下教勸於此而革於彼也夫人飢
寒於中則姦詐興於外姦詐興於外則鞭笞格
秦之不暇孳孳又安有思於學者耶此所謂未

富而教陛下謹於忠忠而必行則法令脩明於
庶工之績不立乎言信於下則天下之才叙遷
而必至又何有乏才之憂於終食乎又况陛下
勤求之意如是而至則俗之不變豈其難耶又
在陛下今日之言必復之耳制策曰周之受田
有經制漢之名田有常数今疆相接半為豪家
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裨
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
如何臣伏見受田之制方今之急弊也昔周人

受田方
今之意
弊

縣版籍
以禁游

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踈而未
可行陛下索臣以酌中之道臣請原其弊而詳
其術臣聞古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七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蓋以人不游墮而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窺知蓋以人不游墮而
籍書通也今國家版籍不懸迁徙無制牧人者
以急就其稅役克副於公限而成績立矣故鄉
有孔跖皆生終身而亦不可知也况於游墮之
人哉版籍不懸則墮庸不復墮庸不復則田萊
荒榛田萊荒榛則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
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今

守業者
則均者
則寓其

陛下誠能詔天下一胥市吏隨人所在皆備黃
籍來者根其從去者審其方居者詳其業疾者
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聞
以困其游者而厚其窮者貢其業者亨者優其
食也志不業而食則盜論而司敗督察之若是
一人游墮一鄉棄之則守業者不得不固游心
者不得不懲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
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
併吞以專厚利困小澤以富貧人若然則均田
之方隅其間矣又何必奪此而與彼然後為損

益乎制策曰取士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
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
而徧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
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
臣聞仲尼取士之科其目有四德行言語文學
政事張曰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游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夏子固以用之不同科變之不同道耳今陛下
取士之旨故不宜必以文采為輕重也可而進
否而黜一日一日而九迁沒齒而不用又豈以
資考之為程準耶然則不察其行何以命官不

取去叩
官察其
才行

覈其學何以考績臣伏見比年御史轉郎官拾
遺迂補闕由文學入仕者異本朝皆常典也然
未聞命官之日天下有以知其由至於綉衣持
斧不聞擒其姦決其獄而得者崇曰前武帝天
勃等阻山及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
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既得而迂
又如是拾遺司諫不聞著其狀獻其言而得者
亦如是二端登賢之象也若然陛下於此不察
其行何以察之不覈其才何以覈之若陛下命
一官迂一職必使天下之人聚旅相示曰由某
善而得舍其善而失則人勵於躬而悚於行矣

德行吏
忠別爲
二科

臨事不惑居官必聞謂之非才臣未言其非才也若能則才與行由考績而見矣黜與遷由事而至矣苟不然則園首方足者一呼而千一唱而万其何以察之哉陛下又責臣以適變之術則不若別命天官冢宰與岳牧府寺訊以德行吏治別爲二科歲與文學同臻于會府撫其事實有用舍奉之當否有賞罰內以備四科之選以叙九品之才則吏之條貫亦於是乎在然此羣言皆及矣故臣不敢詳究而論之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

前性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臣聞脩人事以序天道皇王之大典今陛下幸以六氣百祥之爲問徵臣敢不遽數以終之昔者一婦之寃其感於天也有三年之旱爲謂吏郡夫曹夫歲平羅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矣丁壯奈何其後自經死姑女告云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絳衣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姜斷之咎黨在手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

夫敬重一夫之怨其感於天也有六月之霜暘

于公 郵衍事燕惠王左右諧之彼繫於

微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 而况於一方

之人陰愁慘怛而未之恤乎此則害六氣却百

祥者亦云至矣臣請指明而述之且臣聞古者

天子之女下降於諸侯蓋時行家人之禮煇彤

管之美崇曰靜女詩靜女其妻貽我 非徒誇侈

靡輝風俗而已也及後有土之臣不能曉上意

以由禮於是聚徒以輟耕鳩女以罷織雕鏤金

銀紐緝紈罽烹羊宰牛血流如河猷琛奉餼一

費巨万於是方城千室之氓亦不曉上意以為

婚禮然也吾君意也天門沉二邈不敢詆乃低

徊以淚流於是暴臣得以肆其威於下國窮人

無以號其怨於上天弊成因緣為日曠久抑臣

又聞陰怨之氣豈徒然乎聚為密雲洩為大水

極則鬪變則旱故宰天地者導陰陽之氣收黎

元者合男女之時臣願陛下念貴主之筭年則

憂三等之親有怨曠之女覩婚儀之納幣則憂

一方之內被剝剝之虞夫然則陰怨之氣銷而

六氣序天地之運和而百祥出網緼交薄光煥

圖謀者可勝言哉至於生二之理無長短也得

壽星
仁衆性

其死而為壽也。无故而兵之，則力死无故而刑之，則獄死。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則餒死。寒死，少无所長，老无所養，則孤老。老死，舍是而生，死長短者皆壽也。苟陛下寤寐造次，必於是，則仁壽之化洽羣生而福衆性者，盡斯而已。乎徵之前言，既具於上，設之當代，願陛下行之之意，何如耳。安有所從之難，易哉。臣以帝王之難，不在此。夫難者一則持盈，二則定傾，所以九廟有不遷之宗，表定傾之難也。實陛下有二王之難，表持盈之難也。今陛下定傾之功，揭日月矣。持盈之道

持盈
定傾
之難

頗有誠難。夫富於春秋，誠在黷武，果於英斷，誠在尚刑。深居無事，誠在好逸。遊宇內，清平誠在侵夷。狄戒之不倦，政之不逮，乃至於陰陽失和，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若臣者隴西生男子，其生甚微，其死甚易，然而其志甚壯，頗有憂天下之心。常懼有心不得言，有言不得達。今幸遭遇陛下，策臣於赤墀之下，又賜臣之策曰：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若然者，是臣心得言，言得達之秋。夫天子聖而下，臣直令陛下固當宥臣之罪，而納臣之忠，但不曉有司之選識天心。

乎伏惟陛下深察之此治乱安危之大計也

元稹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應制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十八人積第一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二業

二崇曰書臯陶謨无教逸欲有邦兢二業二一日二日乃幾无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謹直以

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

崇曰前文帝紀二年詔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免錯傳詔有司選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以賢求
以治治

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云臣時濟俗罔不

率繇一厥後相循有名无實而又設以科條求

茂異舍斥已之至論用无用之虛文指切著

明宰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

用發懇惻之誠咨昧用之要庶乎計之可行

行之不倦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

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

家光澤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万方懷仁

三王之礼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奉浸澤于

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常世教者之弊

主父偃分王子弟

管仲內政

元帝優待光武貢

穰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
 衣食罕儲念彼疲吐遠垂富庶督耕食之業
 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下有重歛之困
 幸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
 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
 昔主父偃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崇曰匡說武帝曰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姜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亂
 急則阻其美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
 則逆節萌起前日罷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咫尺地之到願
 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夷吾致霸於齊
 國必稍自銷弱上從其計

桓而行寓令崇曰前刑去志齊桓公用管仲
 仲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
 而難以速得志矣於是通作內政而寓軍令
 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精求古人
 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
 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
 業竟衰崇曰本贊微用儒生委之以政而衰
 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崇曰朱祐等
 帝方以吏事責三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
 公故功臣並不用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

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

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恣意而不言乎且臣

聞之古者以言試納崇曰書舜典敷奏以言豈

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蒼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崇曰書說命上王言惟作斯皆

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舜始以

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

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說然而率不

能選列條對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

古者以言試納

唐書
主不得
用言之
實

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哉若此

則徒說試言之科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

朝成慕敗之不暇又安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

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

聲寵綏其爵秩然而言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

天子降其策問其事得其策濟其功抑不知直

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

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行耶陛下肇臨海內務

切黎元求斥已之正言貴著明之確論斯命說
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微臣所上愚

天子以策齊人

對皆指病陳術而為要典不以率凡躐論而飾
辭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詎理雖鄙必書固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
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
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
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齊人則臣終始之
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
欺天之罪將寘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所
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寢
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難之術酌推恩高令

高祖宗撥亂致治

之宜皆當今急病也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
高祖撥去禍亂文皇韃繫干戈被之以仁風潤
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
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
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治故敬讓之節著
而勸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
至德稱至德者與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
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
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
初帝即位用姚崇為相崇老薦宋璟自代二人
號為中興賢相崇以開元九年薨景罷政事十

明皇始
治終亂

七年後為尚書右丞相四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

大和崇日姚宋相維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

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

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卒

巡守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張日開元十三

十一月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雷從官於

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上祀昊天上帝於

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依乾封故事禮既畢行物亦隨

耗天室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

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

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

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適役逃征之罪多而權

筦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

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

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敷之微臣以

為將興禮樂必先息兵革息兵彊之術臣請兩

言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

鋒刃而已也蓋誠信善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

讓立則爭奪之志銷爭奪之志銷則和順之心

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

富庶人之大略也陛下不必欲責臣以詳究之

將興禮
樂必先
息兵

不農而食

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
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
食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
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
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
智者之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
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
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常寡而
賤貨者常多豈姜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
之事則不然卒伍廢簡稽之責百貨極淫巧之

功列肆兼盡井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邪絕
俗之正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
挽姜之勇有橫擊詔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
而九游食蠢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
此乃非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墮
之戶轉增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
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
隱之吏尚不能行若惜斷擊持之則轉移於溝
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歛無逋負則為上第以
臣觀之是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

農桑之稅既如是墮游之衆又如此農桑困則
恋本之心薄墮游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
治也今陛下誠能明試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
雕鐫之工罷商賈兼并之業繫浮圖之行峻簡
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戰耕之術則墮墮之人
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具矣而貞觀
開元之盛復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
由後安在陛下悠悠誠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
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
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今皆時之

權術也黜規策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而明
於聖朝哉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禹湯於皇帝之
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遑詳及而
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群下用情
任下則庶官死當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
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
委之於下而用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
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李興而經緯
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
計之期速也臣請條例而言之夫神農斲耒耜

漢元
尚儒
光武
課吏

唐堯
舜禹而
種皇陶

教闢耨崇曰易繁神農氏作斲木為耨所以墾
眼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稂莠之滋焉其所
以遏之者芟夷錢鑄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
百揆崇曰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稽古建亦所以植舜禹
而種皇陶也又不能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
辨之者放棄戕戮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
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
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
下知所任顧行之如何耳是何謂任之必不可
也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孝與經緯之道喪

通經文
字之科

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
元光武之事臣請據數而終之今國家所謂與
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
者又不至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折章條
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蔑聞以是為
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良於工文自試者又不
至於雕辭鑿句之才搜摘絕離之李焉或出於
此者則公卿可坐致即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
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取者位高虛嘿因循者
為清流行法在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

廷次進
後之用

禮部以
兩科求
士

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廷
次進拔之用手臣竊觀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
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
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
者盡出乎其間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又可察
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
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而懼不治
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
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
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書能專一者悉得謂

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
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謂得
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思
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隸於朝者悉得
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利
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
罷書判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
每來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群
吏之治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
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治者則上賞

行焉若此則迂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
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群有司之正長
至於廉問節制者各率備朝選一人外自牧守
內至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率備吏部績者一
人因其所率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
至賢為不察率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
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
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
不登於最行不志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
役任之若此則式用之叙常而尺寸之才無所

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
執左契以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
之運支軀曼軀無察於心目乎察群材如用明鏡
之形美惡是曩懸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
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
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黻纁
塞耳而芥動必聞則使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
責之術又烏足繁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
人在上人不天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
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隨肝膽而言

戴白話
開元之
政

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惜
但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
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興焉此臣之所以汲
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增注唐策卷之一

增注唐策卷之二

策

白居易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制策乙等調監屋
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李士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以痛哭者一
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
十餘載方方大治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
所以至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
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治也是以雖盛時也賈
誼過言而無愧雖至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

文帝明
聖旨誼
忠謹

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羨談然臣
觀魏普已來天下之治曾未有髮髯於賈誼疏
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作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
迫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
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念漢之
極諫而問之病虛元之文无用者獎至言之斥
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
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治求至言之明
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微臣之才試
效於古人輒欲至言以裨陛下明治万分之一

聖王思
至治求
善言

也裨之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能用之必可明
也且欲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
臣出焉元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
俯伏以待罪戾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
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
救疲毗之方辨既往將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
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万世之福也豈惟
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矣臣聞疲病之作有因
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
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

太宗神
武之姿

正觀附
元之禮

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音引韓休傳帝
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歡何自當二
威感不遂去之帝曰吾雖養天下肥矣
宗之時利無不興弊无不革遠无不親近无不
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
无不率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觀前玩
雖二王之明備无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下輯睦
樂達在下之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懷仁刑
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照姬而自遂焉雖成
康文景之治无以出於此矣暨天寶已降政教
寢微寇既發兵亦繼起兵以過寇寇生於兵

安黎元
先省征

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
而廢耻无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
上无定費雖日峻權之法而国用不充日削日
駸以至於耗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也是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
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
未修政教而望寇盜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
之息雖太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
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
明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明欲息征徭先念息

鞏明欲息鞏先銷寇戎明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修則下无詐偽暴逆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无與廢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国无饋運飛輓而征徭所役省矣征徭省則人无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以安矣臣切見今之寇戎雖以尽銷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无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乱革心誠信明則獷鷺歸咎革心則天下逆節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咎則天下已整之兵不散而自全然

後重稅日可咸黎甿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日可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之風行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之氣致之以樂則樂易達矣善其善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戒戒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失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今且万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

齊行
漢用
推恩

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明何所寓耶今
除國建郡置守罷侯无爵土可疏非主父橋弊
之日也雖欲推恩何所推也但陛下嗣貞觀之
政弘開元之治必先明二宗而施万葉何區區
以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說或
備於此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孝而業衰貴課實而政失
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所共疑陛下幸念之
今臣有不見天下之治興矣六執契之道垂衣
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之始也委之於下

王道
要

者言王者之治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无
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
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无巨細悉專之於
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孝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孝之
過也孝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
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
請重為陛下别白而明之大垂衣不言者豈不
謂无為之道乎臣聞无為之道而治者其舜也
欵李曰語云夫何為哉舜之治道臣粗知之
矣始則懋於修己李曰語修己以安百姓勞於求

為先有
無為

賢李曰左文十八年舜率八世使主后土明察
其刑李曰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
慎其賞李曰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
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委
於恭已逸則得賢刑明至於无刑觀上賞明至
於无賞李曰前公孫弘策不百取不戒而幸万
事不勞而成端緹梳立於无為之地夫如是豈
不真无為者乎微臣以為无為者非无所為也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无為也老子曰无為而无

唐虞垂
衣治天

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无效者
此由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
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
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纖小而衆事細而繁
非人君一聰一明所能周覽而遍察也故人君
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幸其要而執之而已矣
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虞垂其衣以治天下
司空樂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其工益作
虞典典禮夔典樂龍納言禹係垂衣裳而天下
誥蓋輒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治以王天
下崇曰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注亂治也

君得君
道臣得
臣道

散宜公太南宮通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
以取天下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不聽聖道吾不知信蕭何建百萬之衆戰必勝
所以三君子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
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
然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
以為君得君之道也雖專於上而下自有以展
其效矣臣得臣之道也雖委於下人亦无所閉
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
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

思賢能
以濟治

聖王制
欲於未
萌

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无為道於始終勞逸之
間也二途俱失較而可知陛下但率中而行則
无所惑失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
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
情末章曰興自朕躬无悼後宥此誠陛下思酌
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
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心萬一焉臣聞古
先聖王之治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
无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昧於是莫不欲
呈其始悔追其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疾之

反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乱而後遏
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暴乱也
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懋則懋矣不若
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
之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
稅使不至於凍餒也卒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
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
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
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
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常在於未

保邦於
未危

危恭已常居於无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
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
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李曰語朝聞而
况充才識之貢承体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
昧万死當盛時獻至言者此誠臣朝聞道夕死
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
易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劉普賢良策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即位奉賢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引諸儒百餘人
贊對策云

晉王厚
下以五
本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為端拱
思道陶眡心以居簡凝日月而不宰厚下以
立本推誠而達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
仁壽物无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曼乎其不可
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寔
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
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
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
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
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国廩

京師諸
夏之本

天志明
數之源

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
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入學
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
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
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
也聽人以言則栲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
不形崇曰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勸其
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崇曰記大學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煩於今而鮮於
者疾用之者舒財財足矣煩於今而鮮於
理思所以究此繆盤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

夷吾輕
重之權

嚴尤底
定之策

元凱考
課何先

叔子克
平何務

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情冀
 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廷待
 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
 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
 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
 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
 重之權孰臻於理崇曰史齊世家相公得管
 仲條國政連五家之兵設
 輕重魚蓋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太史公曰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嚴尤底定之策孰叶
 區區之齊頭戎霸名
 於時崇曰唐賈狄傳亨劉凱以為嚴尤下而
 未詳也

策秦得其中漢元策惠此中夏以級四方周
 之道也故曰上策秦策長城限中外故曰中
 策漢武帝康耗華復建兵積年故曰元策嚴
 尤謂古無上策謂一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
 不用耳秦元策謂以秋而亡國也秦亡非攘
 狄也漢得下策謂以胡而人病也秦病矣又
 從人而奉元凱之考課何先崇曰晉杜預字
 元凱秦始中受
 詔為黜陟之課洛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
 事不制罪課而清濁粗率魏氏考課即京房
 之遺意不能通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誌簡
 歷代不能通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誌簡
 叔子之克平何務崇曰羊祐字叔子秦和五
 年帝有疾吳字叔子秦和五
 左僕射羊祐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為
 懷遠心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曉歲寧四年祐病未入朝既至面陳
 伐吳之計帝善之尋卒二歲而吳平帝曰此
 羊大傳也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

親覽焉

對曰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无路而不得進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天以大明垂昭詢求過闕咨訪謏猷制詔外善言極諫者臣既辱期責亦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

言極諫

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

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困廩罕蓄本乎冗
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愒業由李校之官廢列郡干
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
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敦
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
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
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
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
死伏惟聖策有求言箴闕之言審政卞疵之念

非大德
之中庸

請言有
亡之變

而者氣
之始

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逐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
革於前乎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
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无最上
之策雖規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
三書聖典三職明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舜
干縣干狄禹謨薛切誕敷啟聽俱非大德之中
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
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
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

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乃行之終始不懈
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
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下者當奉
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卒時以終歲卒月以終
時春秋雖死事必首書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
若天道以謹其終也崇曰終元者何者正始
許地時者何歲之始也何始也王者繼天奉元
轉成卒物殷深博雖无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
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
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

王者終
非法天

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盛德矣
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
崇曰史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教小人以野
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教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
以文文之教小人以德故教德莫若臣故曰惟
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眾終而復始陛下致之之道何如尔臣前謂若夫任暗惕厲
宵衣旰食宜黜右左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者
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
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
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
陛下以布衣之人不足以定大計耶或乃機之

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乃古為恨臣謹案春秋人君之道在躰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

在體
居正

漢武帝言之略矣

崇曰經隱元年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

一年一月也仲舒策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辨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夫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遠近莫敢不壹於正其所未
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闈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崇曰襄十九年闈殺吳子餘祭闈

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无臣不近刑人不甲敵不逃怨喪人非所
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貴也幸至賤而
加吳子吳子近刑天也圖絀吳子餘祭侯之也
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
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纂弒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
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
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諺曰語注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爾敬焉是以謂之蕭牆疾生惟陛下恐

宮闈之將變

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崇曰後宦者傳節相帝時廷中常侍第三靈帝

封長安卿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覽相帝初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封高卿侯

後誣或李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

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

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崇曰穀

年春上不言正月者无正月也定之无正何也昭

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終

先君无正終則後君无正始也今忠賢無腹心

之寄閣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
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

社稷之將危

天下之
無傾

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
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宣十
五年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杜預注稱殺者兩下
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
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義梁傳王札于者當上之
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
不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
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
何志焉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
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
君也為人臣而失其命是不君也且天之所授
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
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
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

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
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崇曰定十三年

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
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晉趙鞅歸于晉此
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目也其以也正國柰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
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死君命也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不達人臣大節而
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

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
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

崇曰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无得入
群臣絳灌等莫敢入會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卧嘗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
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帝笑爰盜當車以抗詞嘗文帝朝東宮趙談乘
盜伏車前曰陛下奈何手刀
鑄之餘具載上笑下升京房發憤以殞身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
尚書令與房中經論義相非二人用房嘗宴見
上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指石頭顯充宗皆疾房
欲遠之言宜滅以房為魏郡實武不顧而畢命
崇曰後武傳靈帝徵下獄棄市實武不顧而畢命
宦官志陳蕃亦素有謀事敗武自殺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
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
之戒處父所以召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及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及言
傳有造膝詭辭之文崇曰穀梁文六年晉殺其
大夫陽處父稱國以無罪
累上也襄公已葬其所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
漏言也上世則下闇則上聾則闇則聾無以相
通夜姑射殺者為將軍趙盾之殺索何曰晉將與伏
戰使孤夜射殺姑為將軍趙盾之殺索何曰晉將與伏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
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者不可乎襄公曰諾諸
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諾諸
襄公死如父王竟上之毒夜姑使人殺之君漏
言也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用我則不可不
我則無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用我則不可不
忠規密諫潛慮惟幕易有失身害威之戒崇曰
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易有失身害威之戒崇曰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借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身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出也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

御便
殿召
訪賢
相

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
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
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
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
下感悟然後及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
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
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襄
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堯舜
任九
帶天
下治

克承丕構終任啓之效无肝食之憂矣臣前所
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
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堯曰善舜曲
咨四岳咨禹稷契皋
陶垂益伯夷夔能不失其率不二其業不侵
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
必率四凶在朝雖彊必誅堯曰左文十八年昔
天下謂之入位高幸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元堯不能率舜臣堯率八愷使主后土率八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
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顛頊
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謂之饕餮淫臣堯流四凶其天下同心戴

相去四凶也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

世崇曰史始皇紀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成謀殺二世世自殺漢之元成幸傳石頭

死顯代為中書令帝委以政事幸傾朝成帝即位

僕秩中二千石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

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

之道不任大臣不下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

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

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

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久誰不

秦失於
彊漢失
於弱

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

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

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蔡顯並見上注陛下又何憚

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

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

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死

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

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

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

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
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
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
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已取其滅亡也崇曰穀梁傳喜十九年梁亡
梁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
梁曰梁自亡也如加力沒焉酒不足道也
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
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

百姓之
情不可
不知

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
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
哺焉如師之教道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
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
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
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
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
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令海
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

去崩之
真存巨
女

之權炳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
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
神怨怒陰陽錯悞君門万里而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
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厲繼之
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宗曰秦二
發關左成漁陽勝廣為屯長行至斬大澤鄉會
應者并試以吾教為天下皆多赤眉黃巾不
獨起於漢宗曰後樊宗起兵思其象與秦兵亂乃
三千萬教諸方俱起皆著黃
巾以為標識時人謂之黃巾賊故臣所以為陸

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
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
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
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加其美然而紀綱日
紊國祚日衰姦九日疆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親上自陛下御宇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
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万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

忠
用
首

欲
之
先
修

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
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
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宗
之情俾万国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
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
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不勸
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
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
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

以知
為明

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
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
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
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
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幸賢
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
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
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

欲氣之
和在導

遂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
壽在乎立制度之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
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
息則穰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
與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
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
寧万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害在致乎精成
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崇曰穀梁傳二年不雨者勤於也
三聯諸正朔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責有恤
人之心

願廣三
時之務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
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崇曰十年自正月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閏雨也同也故僖公致精誠而
不閏雨者无志乎民也旱不害物文公無郵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
有郵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
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
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
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与人力皆勤
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
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

斥游墮
駕耕食

碩覈考
課定選
序

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崇曰穀梁傳並二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本者有願之辭也於畜曰國非其國也臧孫辰告糴曰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也國非其國也諸侯相與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信內也臣願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

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相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穀梁曰傳備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相盟不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國家貴
祿賤能

刺史理
亂之根
本

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
猾之彊無踰檢之患也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
李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
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李諸生無脩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
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
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
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

彫鏤不
蓄私室

身公理
國之兵

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
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綉彫鏤不蓄於私室
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干枝葉者由考言
以詢行也崇曰書舜典詢事臣前所謂刑于耻
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
衆可罷斥惰遊者並見策已備之於前矣臣前
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
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
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
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
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景帝即位請諸侯之非過削其支郡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帝遂斬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昔龍逢死而起殷崇曰崇特威陵韓諸侯以及
而不去桀焚黃圖殺龍逢衆庶莫敢直言比干死而起周
止比干妻諫紂怒曰吾聞比干死而起周
人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

著也秦曰急女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亟遣非
使秦秦王憮之李斯姚賈害之毀曰韓非韓之
公子今王不用久留而歸此自遺患也非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緘陳蕃死而起魏蕃志誅中官會實武有謀蕃
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困與實武謀事今
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批蕃送獄害之
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无以
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
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之疵革
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
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人之

陶鈞之
道在擇

保定之
功在擇

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无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

仁足以勸 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增注唐策卷之二

增註唐策卷之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

本傳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乃建論諫之此篇新史不載今按舊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

大方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治亂之異遐

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議

侯王表住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載此謂過其歷

者也秦以謚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二迄万今至于而亡此之謂秦不及

周過其數

周釐夏
殷之長
久

秦襄
王之
道

期也左傳成王定鼎于郊存亡之理在於郡國
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
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幹相持故使逆節
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
翦華恃陰罷侯置守子弟死尺土之邑兆庶罕
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言隳祀崇曰始皇紀
諸侯初破無齊荆地遠不置王毋以鎮之請立
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羣臣廷尉李斯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更相誅伐今海
內皆為郡縣諸子功臣重賞賜之甚足易制置
諸侯不便始皇從其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李
斯又曰今諸生不師今而李古以非當世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雜燒之偶語詩書棄市制可又營作朝宮謂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百步南北
五十六丈表南山之顛以為闕自阿房渡渭屬之
咸陽賈誼過秦曰斬華為城因可為津天下以
定自以開中之固金成千里子孫萬世帝王之
業也秦王沒山東豪傑並起而巨秦一然則得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然則得
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
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
法天下服之內及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
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下之朝崇曰易係上古
經縱場較以書其序疏結繩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崇曰書舜典象以典刑也犯墨者蒙中
犯劓者以楛者其衣犯骨者以墨蒙其贖蒙
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死領

求劍未見其可崇曰呂氏啓秋中墜於水遽契其
而劍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徒知問鼎請隧
有懼霸王之師崇曰左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
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信二十五年
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叔父之德所惡也白馬素車史記秦紀河公
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無復藩籬之援不悞
望夷之置趙史紀秦紀二世於望夷宮未甚拜促
之灾崇曰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而用寒
泥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拜
自田鄉其國家拜歸之乃欽明氏亂自革安危固

運方國
擬諸侯

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
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侵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万物以為言獨照宸
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万国以親
諸侯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崇曰書
謂以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
曠三紀初鳴祀子膺文王之為世問廟豎之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
下寒暖所膳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
枉直臧申卒斬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

虛心受
物言

播明經
善言

四首漢
在初

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黜人下輒泣而問之
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訥无弃芻蕘之
求諫也操細書大禹謨稽弘獎名教勸勵孝徒
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外相聖人之善
誘也崇曰語夫子循每見視朝聽受无倦智周
於万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
是非備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異辭纔及日昊
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
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
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

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弥綸天壤而淳粹尚阻
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变請待斲雕成
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畢然
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太宗竟

徐彦伯樞密論

本傳武后時公卿王庶多以言語
不慎密為酷吏所陷乃著論曰

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樞機發則物應物應則得失
之見也王崇曰易係云言行君子之得之者江
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
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

言者之文

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錢其心又曰君子言而世為天下則君子不言不信右階銘其背崇曰家語云孔子入后稷之廟其口而名其背曰古之慎言人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敗无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无所行悔南容復於白圭楊曰南容三復白圭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箕子疇於洪範楊曰二五事二曰孔子曰予欲無言又言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是也老子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積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任可言而不可言者曰

庸人之言也

德滿于天下

隱鉗口拱默局通彼此之懷結囊而處孰啟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眷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鑑周公之言也揚周公作无逸曰王其監于茲唐宋璟嘗手寫无逸一篇為之以獻履植曰望陛下以无逸為範立而不朽戒孫之言也崇曰左襄二十四年之謂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曾有不夫大夫曰哉文仲既沒其言立雖久不廢不此之謂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但懋探大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揮其文以後談不覺趨於非黨

不屏營於說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
之法言不敢道前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
自然人一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
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
言不遺已憂此廼何以言戒之哉戒之哉

盧藏用析滯論

本傳神龍中以俗多違忌有
事至理乃著論以暢其事云

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
由其運行是故大桡造甲子容成著律曆

曆志記稱大桡作甲子注呂氏春秋曰黃帝師
大桡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

旬大桡際五行之情曰干支所建於是始作甲
乙以名曰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曰謂之枝枝幹
相配以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從之者則兵強國
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

王亦嘗聞之乎主人曰子所謂曲幸偏方之說

易曰先天不違崇曰乾卦先傳稱人臣之主

主桓六年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
以至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範圍不過三

才所以虛中崇曰乾卦上無常非為故曰國之

所以無外崇曰乾卦上無常非為故曰國之

將與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崇曰左莊三十二年

祝應宗區史器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器曰號其
亡手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

國之將
與聽於
人

明正

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又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崇曰左襄二十三人無夢焉妖不自作

由是言之得喪與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
天時且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崇曰書桑仲為不

善者天降之殃崇曰書伊訓惟上帝不常作善
高宗脩德桑穀以變崇曰史殷紀太戊立伊陟

朝一暮大拱俱問伊陟曰妖不勝德帝之宋
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意從之而祥桑穀死

君引過法星退舍崇曰交宋世家景公時災惑
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代民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子常曰君有君人之言三
災志宜有動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

高宗脩德
變奇

禮著
之所歸

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歛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

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

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代遷

訛俗多激倖競稱惟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

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

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

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惟德之增惑亦乃李

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與

師非成功之日崇曰書武成甲子昧爽受紂其

修事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源票并一衣天下大定往亡用事異制勝
 之辰鄭曰唐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
 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人事苟脩何往不濟
 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故
 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
 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以並資厭
 勝不事良圖則長平尺坑固酒恒濟崇曰史曰
 安君秦攻趙趙使趙括將兵擊秦秦軍射殺之襄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尺坑殺之襄
 城無雉亦可常保崇曰前高祖紀項羽常攻襄
 詐笑反无復有活而唯食者是知拍而多已心終
 青州俗呼无子遺為无雉類

甲子配月

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仁遠乎哉詎宜滯
 執客乃慶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
 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著龜毀律麻廢
 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
 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
 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善龜所以筮吉凶聖人
 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
 之則疑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
 墻匍匐帖然無氣口怯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劉禹錫學校論

本傳守憲宗元和中嘗嘆天
下李校處乃奏記宰相云

五觀李
合千二
百區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埋不揚
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
貞觀時李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遣子弟
入附者五國崇曰儒李傳廣李舍千二百區三
李益生員并置書第二李皆有博
士大抵者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
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听入貢限新要高
恩百齊社蕃高麗羣酋長並遣子舍室廬地廢
弟入李鼓笥種堂者凡八千餘人今室廬地廢
生徒衰少非李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李
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官非及天下
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

不復議
有

古其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
間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常玄成遂議罷之

崇曰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
皇帝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大祖廟景帝尊孝文
廟為太宗廟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
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
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宜毀專景
廟天子是其議禹卒玄成等請罷郡國廟夫

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李師先聖道而
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崇曰記
祭義云又曰祭神如神

在崇曰語云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與其煩於薦饗孰

若行其教令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
所宜疾今變四縣歲釋奠費十六万舉天下州

祭
禮
春
祭

議罷州
縣春秋

可復
觀之風

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
於學無補也請下礼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
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藉其資半昇所隸州
使增學校營學室具器用豐養食童曰養士卷
反飯食也亦
鮮增掌故儒官各加稍食精所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議

元結時議

本傳開寶中奉進士會天下亂浮沈
人同禍宗上知原明薦其可用上特
議云

議往年
逆賊狼
扈

一曰議者問陛下往年逆賊狼扈在四方者幾
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
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鎮疆寇曾不踰時摧銳攘
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
逆數犯州縣百姓轉徙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
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
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
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
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

對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汗憤悵上
皇南幸巴蜀隱憚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
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
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謹曰許斤纓佩而朝
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
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廩芻良
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
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
諧臣顛官怡愉天顏史曰文武大臣至

議奉天
子拒凶

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
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
盜疆弱可言哉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
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
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
爵賞厚外無仇讎害我內无窮賤迫我何苦當
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吾州里有
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東餒不足況
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
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

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无畎畝自處若不安
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對曰國家非欲
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太明則見其內情將
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
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
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歌治之能無端由吾
等議於野又何所及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
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
之何哉對曰始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
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

議真
平

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
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

雖不行猶足

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
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
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推仁信威令謹行不
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書上帝悅曰卿能破

杜佑省官議

本傳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戰民困賊

无所出佑以為救

敝莫若省用莫若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

時分遣使者省吏負北史後魏正始時并郡縣
宣武晉太元省官七百東晉隋開皇廢郡五百
文貞觀初省內官六百負宋設官之本以治衆
庶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征戰艱
難以省吏負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
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
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
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人虞部郎中都
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

欲致治
者先正
名

部郎中尚輦奉御開庭使則四伯冏也古天
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
策八軍凡將軍六十負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
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
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
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
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紳官紀蕩然有司大
集選者既无闕負則置負外官二千人自是以
為常當開元天寶中並玄四方無虞編戶九百
餘万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

察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竒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陵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

任參
常調

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卒者當坐不為人卒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大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

書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本傳貞觀三年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音樂過度志寧諫之云

太子不納此篇新史
頓畧今附入舊史

不傳
上木

鄭衛
淫聲

克儉節用實弘道之原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
是以峻宇彫牆夏書以之作誡崇曰書五子之
之甘酒皆音峻宇彫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所居其宮隋曰營建
親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財帛日費
上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
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
罹正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闥鉗鑿緣其身槌杵
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
自不知于牛又復不見瓜牙在外厮役在內所

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无惧又鄭衛之樂古謂

淫聲崇曰樂記子夏曰鄭音好蓋淫志宋音
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前

陽書邑号朝歌墨子回車顏注朝歌殷
之邑名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夾谷之

會揮劍者孔丘崇曰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
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齊侯
使萊人以兵鼓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曰齊不
謀復更不亂華序不干盟兵不偏好齊侯心作

進之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須聞宮內

屢有鼓声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鼓慄言

之者心戰聖旨殷勤申明懇切在於殿下不可

不思伏願停工匠之作罷女役之人絕鄭衛之

樂

樂

音斥群下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書

傳貞觀四年詔發卒治其宮且幸玄素上書云云即之罷役

秦皇造天害人

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崇曰史本紀十七年下韓十八年下

趙二十一年下燕二十二年下魏二十三年下荆二十六年下齊統一尊將貽

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

王曰本紀即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

降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

天下不可以力勝

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

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

事

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

然一口頌頡豈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

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

國儲無兼年又與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

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

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

祖將都洛陽委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

中道里所均但刑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崇曰

犯五年委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因勸上長安車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

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賫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崇曰史本紀三十五年營作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地為閭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章卒就楚衆離就崇曰史楚世家靈王七年乾陽畢工隋人解体楊億曰本紀大業四年夏起乾陽殿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

周太子
有微德

本傳太宗時以數則正太子擢銀青
元孫大夫行左庶子疏而太子觀德
書云云書入太子怒

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崇曰北史

元年冬幸道會花以上善殿并麗遂焚之四年
秋召大將軍曰自親覽乃燒便倉東詩惡衣菲
食籩甲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執以聞帝慈仁

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所代

是也崇曰本紀宣皇帝諱贊武帝長子也武帝
崩太子嗣位奢欲在寶曾无賤容即通亂

先帝官人嗣位之初強復驕奢帝
每種人以百三十為度名曰天柱文帝因周襄

藉女資崇曰本紀襄壽隋國公周武
帝聘其長女為皇太子妃雖無於人

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今

前
不

隋李
驕肆

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
山之安誼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
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
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
著一遭讒遂成其禍崇曰李綱傳綱事隋為太
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娥媚娘曲綱曰令則
官調護乃自此倡優進淫声惑視聽誠使上聞
之豈不為厲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
欲為樂年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无敢對綱曰
陛下不素禁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
故太子至此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
為限節然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
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侍膳問安之

龍樓
望苑

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
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
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
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
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
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增注唐策卷之三

增注唐策卷之四

臣等謹按此書之旨在於勸導太子之德

且又無別學以直之實上進為公使信之

臣等謹按此書之旨在於勸導太子之德

且又無別學以直之實上進為公使信之

增注唐策卷之四

書

韋承慶諫太子書

本傳高宗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
稍耆声色與土功上疏極陳其端云
云此篇新史不載今以舊史附入

太子國之本

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

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

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寶相亭金貞玉裕天

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

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輝漢雕帝古太

非食
无以全
生

明君為
天下愛

為臣竭
忠為子
大孝

有火陽
之

子樂人敬贊其德一曰日鍾光二曰萬姓聞淳
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日鍾光
雷之響崇注曰易震卦音存夫君非民無以保
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自頃年來頻有水旱
菽粟不稔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
自資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
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
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
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
人飢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
樂今閔隴之外兇寇憑陵西土編氓凋喪將尽

干戈日用烽柝荐與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
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存於
竭忠為子明於尺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
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
殿下豈不競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
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
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
聽覽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
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寵光祚福作威莫不由
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

之何及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太子頗嘉納

陳子昂諫襲吐蕃書

傳武后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者以襲吐蕃子昂上書諫止之云云

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崇曰舊史此下云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其甚焉蜂駭而邊邑連兵守備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崇曰舊史云吐蕃黠獫狁董曰古外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

東漢記

吐蕃不可幸

蜀侯迎秦之兵

太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礼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庭崇曰舊史云閼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李為賊笑二驗也崇曰舊史云虜所笑此二事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時與中國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邪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三事也蜀侯誅吐蕃愛蜀之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啄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

除道符
賊之驗

得羗地
不足耕
得羗財
不足富

姦臣以
羗為資

之四驗也崇曰舊史云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
寶庫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
倖之利悉以事西羗得羗地不足耕得羗財不
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
崇曰舊史云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
開蜀險後蜀險則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而
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
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輒轉餉以備之不三
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貞姦賊巴豆方得
非有姦臣害利復以生羗為資六驗也崇曰史

蜀士不
知兵

蜀蜀士延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
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羗
夷所暴七驗也崇曰舊史云國家近廢安北校
車于棄龜茲放疏勒崇曰舊史云天下
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
崇曰舊史云將以此見息郵伏甲今徇會夫之
議誅無罪之羗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
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
時安可動甲兵與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
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驅輿師授不測小人

務德不務刑

安天下者先正本

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謀曰善史袁廷客規魏元忠書本傳中宗集元忠得書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无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夫定姻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无根枝葉

安天下之道曠一失也

緇衣游食三失也

信優長官四失也

為人擇官五失也

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音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戚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我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宝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軒朝廷乱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

闔豎耗
府上六
失也

外戚不
助卷七
失也

州縣
不選
廷八
失也

政出
多門
九失
也

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
此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
此朝廷五失也闔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垂喪疏賢摭親近習乃
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堅刀亂齊崇曰史齊世
家旬公問誰
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刁何如皆對曰不可
仲死相公不用管仲言幸用三子三子專權相公幸易牙與豎刁因
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无詭太子
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君側之人衆所畏
惧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闔豎縮青紫耗
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
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令外戚不

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
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
慶之如此則上下无間而均一体也今天下困
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是下有憂而
上不恤也而更負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
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惧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達之欲不乱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
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
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
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

非才
食祿
十失

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
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
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
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李嶠答時書

本傳中宗神龍二年為中書令陰欲
籍時望復宰相乃置員外官數千既
吏衆府庫虛耗乃
上書歸咎于時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
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幸動慢防
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閱廛過市

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

宗廟蒼生何又分取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崇曰書周官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云云自帝室中與

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

給加以負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

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恠班榮息匪服之議今

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

已解還授負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

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

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

守位曰
仁義人
曰財

聖澤寺
觀

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
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崇曰易今百姓
受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
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
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竦恐捕亡遂多盜
賊群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過乎又崇作寺觀功
費浩廣今山東歲飢糟糠不厭而投艱院之會
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崇土木恐怨結三
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
規脫稅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方其中高戶

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羈名偽度謹曰君釋初

羊相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

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

史移沒籍產以少縣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

至無捉驛者往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

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大常樂戶已多

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貳方負碩量留之

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姚瑛諫節愍太子書

其六曰賈本傳中宗時太子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稍失道凡四上書云

十道
訪察

太子
正天
下

其一曰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无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崇曰云云本傳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本人無知因為詐偽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

書臣
志魏之
室

省玩好
以訓天
下

賢智必
有所師

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忠臣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勅賴殿下糾發其于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莫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无孛士供奉無侍讀宜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

務也

宋務光大水上書

本傳中宗神龍五年大水詔文武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云云不省

聞過則
與拒諫
則亂

后王樂聞過罔不與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无缺此所以與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灾洛水暴張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

天人相
與之際

王者郊
祀天地

崇曰前五行志云云說曰水北方終歲方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故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也禱祈神祇望秋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損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賢遍夫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靈陰勝之沴也董曰沴即計反水不利○崇曰五行後廷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若不知意也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枉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崇曰五行志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後世當

備存
乎人

案雨閉
坊門

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
事陛下未躬親乎龜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
親之賴良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
光願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声
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三五之君
不能免淫亢顧備御存乎人耳灾興細微安之
不恠及禍变已成駭而盪之猶水决冷防病困
求藥雖復僂俛僂反尚何救哉夫塞变應天實
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
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

節宣風雨滌

天石延載初揚再思居相時水

寧七牛不前悲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

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

獨責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要

竭要方反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国乏俟荒之

畜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

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

壯及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寶曰孀色猛吏奮

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

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
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更化以
身先之

擇賢能
諫儲副

遠佞人
親有德

國安危
在於政

貞觀永
徽神皇

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
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
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
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灾愛之適以害
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
庸可久假於人秘監鄭普恩祭酒葉靜能挾小
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
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乱安危之秋也
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毋妃主之家以

時接見無令媒黷

韓琬論政書

本傳唐宗時拜監御史景
初上言云云書入不報

國安危在於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
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
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也韓子曰貞觀永徽中貞觀太宗農
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
不汙窳董曰以主切器空中亦病也吏貪者
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

仁義百
行之本

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柰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論替其故柰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貪冒者謂能清真者謂孤浮沉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

仁者百
行之本

亂人防
亂

其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角反搦服格反夫捉搦者法也法設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此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竟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住家藏鏹積穀相夸今匿貲亦羸以相尚往夷

狄欵闕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
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
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
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
亂行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
也幸効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
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
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
安可得乎

柳澤言事書

睿宗神
聖勇智

頃者帝氏盡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
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
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弱乃
令蠲煩省徭法明德幸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
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甚可惧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
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
貴為而不禁寵倖梏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

請東宮
置拾遺
補闕

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
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
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
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
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
道順于耳便于身者无急賞姑求之非道諛相
和訕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非道羞淫巧者拒之
則淫巧息進忠謹者賞之則忠謹進臣聞生於
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温良博聞恭儉忠

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
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又聞馳聘
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走犬狎
比宵人揚億也盤游數澤惟陛下誕降謀訓勸
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
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
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帝庶人安樂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侷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

去寵
愛之
大套

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
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崇曰記曲禮云夫寵愛
之心未有能免要其太甚開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
主附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鑿戒宜在厥初使居寵
思危觀過務善惟陛下黜侈僭驕怠進樸素行
業以勗其非心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監
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

孔璋救李卓書

本傳玄宗初會仇人告邕賊貨在
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上書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而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

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

崇曰左宣十二年

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今天或者大警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其退思補過仕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

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六月漢任陳平不以行

月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崇曰平見漢王或讒平

崇曰平金美丈夫其未必有聞居家時盜其嫂

大玉令護軍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少者得

惡如反覆亂臣也漢王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而無益於成敗之數何暇用之乎漢王召平拜
為中尉後立向若林父誅陳平死是晉無赤狄
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矣崇曰舊史天伏見陳州
刺史邕崇曰舊史此下云卒剛毅忠烈難不苟

王卒
拾過

死

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帝氏之鋒雖身受謫屈
終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振
孤恤窮救乏調惠積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
在旦夕臣聞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願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崇曰舊史此下
云臣之死所謂
洛一毛邕之生
有足照千里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
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固又何求伏惟陛
下寬邕之生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
得瞑目黃泉臣之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

劇孟則
七國之
衆

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

聞臣言崇曰舊史云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

憂崇曰前猶俠傳吳楚反待條侯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卒六事而不求劇孟吳楚其无

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

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

取於邕崇曰舊史此下云豈惟成愷
弟之澤貫亦歸天下之望況告成愷

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

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

成陛下矜能之慈惟明主圖之疏奏殘死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

六

大孝与
天百極

五帝議
願

本傳衛州人及進士第代宗為太
后營章敬寺鄂以白衣上書諫曰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丞丞之思要無以加
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
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
刻其楠春秋書之為非禮宗曰經二十三年秋
丹桓公廟楹而
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
元帝與博士議即斟酌古禮一罷之宗曰前帝
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
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
所尊幸郡國各立太祖大宗廟至宣帝本始二
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處守亦立焉至
元帝用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
廟皆親及郡國廟不應古礼宜正定天

予是其議未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下詔議罷
郡國廟與將軍列侯也二千石二千石諸侯

大夫博士議夫廟猶不越礼而立况寺非宗社

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
為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
懍懍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薨難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
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
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収繕卒補乘于今未已
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卒百萬之衆
資糧靡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存父子

兄弟相視無聊延頭嗷上以役王命縱未能出
禁財贍餽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噢冰之漢及秦
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董未戢疲人未撫太
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弊欲以此時兵
力侵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茲麥失時黔首狼顧
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抹之無寺猶可無
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
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
將延而兵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
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

本原有
權酷之
等

孝後
順天

夏禹
宮室

武帝
末

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
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
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
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
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
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
室尽力溝洫人至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
塔廟人無稱焉崇禎南史本紀大通元年廟同
禋祀天監十二年廟
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
衆踵梁武遺風乎又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

君之
君且

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
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
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元稹論輔導太子書

元和中王叔文等蒙幸太子而擄匡
政稹謂官選聖人輔導因獻書曰

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
王本中才近管蔡則逸入任周召則善聞薛如
詐作魏豈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
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唐叔與游禮記譜說此下云目不閱淫豔耳不

聞優笑居不近腐邪玩不備珍異禮曰舊史此
習採雖有放心禮曰舊史此下云不能奪
習既成雖有放心禮曰舊史此下云不能奪
已成之性禮曰舊史此下云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
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遠固吾所積懼誦之
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
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遊禮曰舊史此
云馬起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禮曰舊史此
所蘊也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
蘊則與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

成王所
近至矣

秦黜師
保之位

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
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以殘
戕賊之術恣睢天下之人人未及愚而胡亥不
能分馬鹿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自幽深
官矣崇曰史始皇紀二世遵用趙高申法令誅
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
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
或因陰中以法高若秦亡有以致之也崇曰賈誼策
十餘世而受之秦受之秦受之秦為天子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世而亡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其故可知也昔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
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故於

選道德
者十八
人

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通習之選天
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義聞正言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則三代
之所以非貴辭讓所上者告謂不貴禮義所上者
刑罰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太宗為太子選知
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
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
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崇曰褚亮
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官城
西作文孝館叔聘賢才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
文道李守素虞世南蔡九恭頊相時許敬宗薛
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李士選宿問下
暇日舒以政事討論墳籍堆畧前代命圖立本

貞觀師
相皆宰

奇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号十八李士
歲之書府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
州貞觀以來師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
故馬周恨位不高不得為司議即其驗也母后
臨朝翦棄王室中唐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諫
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剖腹為證豈不哀哉崇日
傳安金藏在大常上籍睿宗為皇嗣有誣異謀
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參楚欲引服金
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
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臨視吾有子不能自明不
如卿之忠也 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耗
即詔停獄 上莫報反自少指 即休戎罷帥者處之
下五惟反龍耳也 又以僻滯華首之
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

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崇曰舊史此下云

成之友以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

至陛下十一聖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積此

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

屑者故不之省設万世之後有成周中才生於

深宮崇曰舊史云脫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

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崇曰舊史此下

玉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譯

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以達幾務者為之

更相進見願令王子追諸王齒胃講業行嚴師
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貞觀師
問道之

